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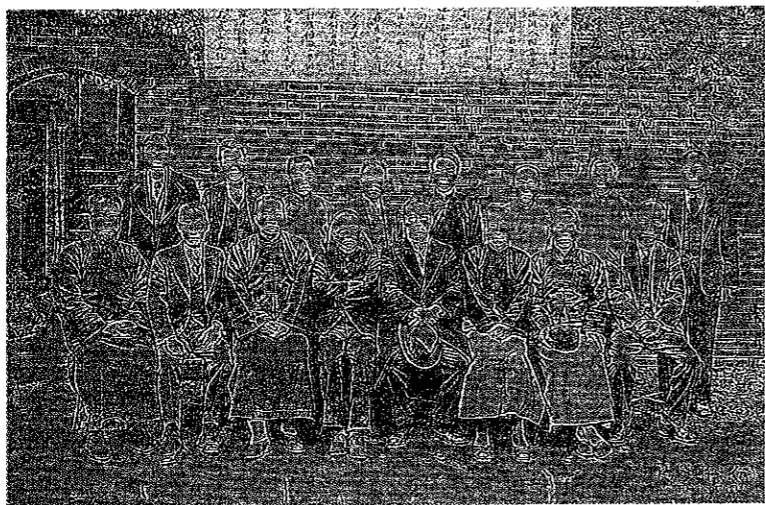
# 駱香林山水藝術論

## ——台灣畫史新探

黃祖蔭

昔日修台灣畫史者，就水墨畫而言，於山水方面，僉謂乏善可陳。正如林栢亭君所撰「中原繪畫與台灣的關係」文中指出：「…這項最為士大夫輩推崇的繪畫藝術（山水），在台灣卻幾乎沒有什麼發展，可能因面臨克服大自然，開拓山林的墾荒者，不以臥遊山水充實他們的精神生活；也可能山水畫的表現法及意境，一時較不易接受與學習。道光以後，才偶見寥寥可數的作品，林覺有山水回屏。其他如周凱、謝穎蘇，葉化成，也有數幅山水之作，但後者都是流寓的人士。」凡關心台灣繪畫藝術的大雅方家，也都確信林君所言為實，而事亦彷彿如此，徒然無可奈何地嘆息罷了。

民國八十四年十月，新竹市文化中心舉辦「鄭再傳收藏竹塹先賢書畫展」，我曾前往拜觀，在少數不起眼的山水畫中，赫然發現一具六疊屏風，上面所繪的山水，令我大吃一驚，實前所未見，其巒石岩岩使人生敬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感。心想即好手如謝穎蘇也未必能造此境，細審作者，乃名詩人駱香林遺墨也。觀此作，始知其非浪得虛名，倘非其學養俱厚，焉能引人入勝若此，可以說已臻文人



▲甲戌年(1934年)燈節後四日星社同人集岱雲閣寫真(前坐右起陳覺齋、林述三、林其美、黃春潮、陳心南、張純甫、歐劍窗、蘇清淇，後立者左一高肇藩、左三駱香林、左四李騰嶽、左五蔡三恩、左六杜仰山、左一吳夢周)

畫的極致。茲檢附該圖於后，有請海內外同好諸君仔細品評。就個人的淺見，應毋庸議是台灣空前及其同代前輩中，繪山水畫出類拔萃的第一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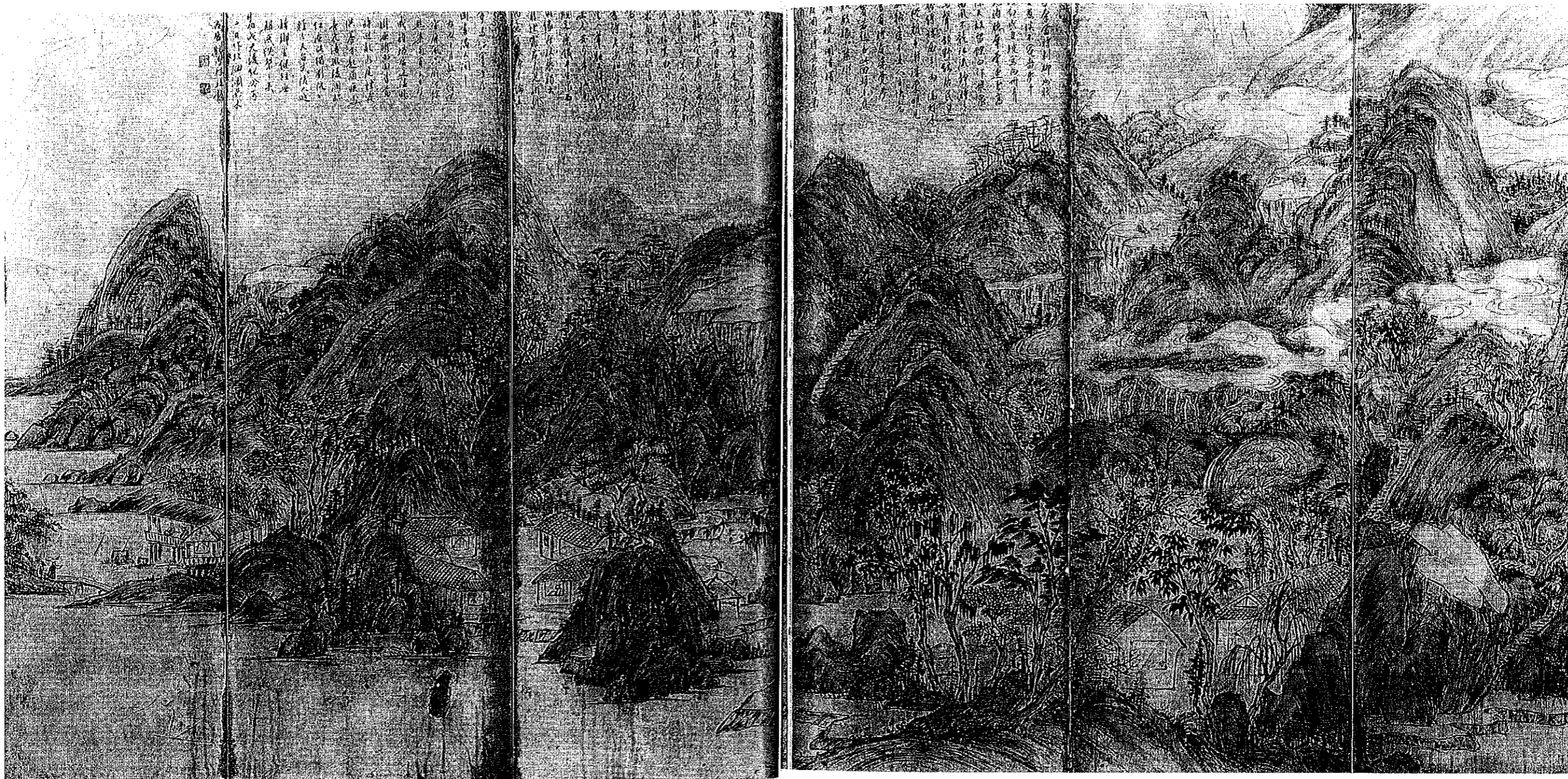
駱香林（一八九四～一九七七），新竹市人，本名榮基，號月齡，在「星社」名星星，晚號百石居老人。卒業新竹公學校，得業師張麟書之器重，少有鬼才之譽。民前四年，赴台北劍樓學詩於李一山，一山宗性靈，倡「星社」，詩社陣容是當年第一流的結合，其中以駱香林、李騰嶽、吳夢周享譽至隆，而駱氏更勝於藍，他先後在圓山、新莊兩地設席，以課館為業，民廿一年其髮妻女詩人王韻梅病逝，乃傷心隱居花蓮，與續弦亦女詩人齊鸞，以詩書畫琴石為樂，終老於斯焉。我聞駱香林大名，猶憶四十餘年前，在寒玉堂中，一日見溥大師逗小猿



▲溥大師逗小猿。

（如附圖），大師謂此猿乃花蓮駱香林所贈，並贊駱為當代高士云云。以後輒風聞其詩文之美，藏石之富，未曾得窺其畫也。蓋其詩文名高一代，畫藝幾為所掩，復以不主動參與畫展，雅不欲以畫人名世，僅為遣興及投贈而作，堪稱「無求於世，不以贊撓懷」而安貧樂道的典範。溥大師生前於時賢向少許可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本欲拜大師學畫，大師堅不肯移玉往教。平日能起身相迎者僅陳含光、彭醇士兩位，能示座接談者亦僅駱香林、周棄子等少數前輩，至若江兆申輩則准待立聆教。

溥大師曾贈駱氏書畫達二、三十件之多，並於一函中稱：「…詩則蘊如，誠仁人之言也。少陵忠愛過人，詩意敦厚，炳照千古。言為心聲，自然流露，足下卓然遐舉，抱貞守璞，詩境自亮，非敢以為諛也。」以溥大師的高明卓絕，肯認其與杜甫比論，一般人的競相推重，不免徒覺詞費了。因為他蕭然掩關，情寄濠濮，雖不絕交遊，但名聲遠播，與之盤桓者；除野老山童外，幾乎都是賢人雅客，如



作者：駱香林  
 作品：山水屏風  
 尺寸：縱一二〇公尺 橫二五八公分

駢文祭酒成惕軒、高要才子梁寒操、金石名家王壯為、藝壇巨擘陳定山、騷壇大將易君左，大書家曹容、儒將王彥、草山詩社盟主吳萬谷夫婦，香港有曾克崙、吳天任兩文星，台賢亦不過詩人記者魏清德（魏火曜父）昆仲、三絕王雲滄、甚至馬來西亞耆宿震老，同鄉兼詩人的張純甫、鄭心圃、李逸樵、陳心南、薰南兄弟，以及星社同仁而已（如圖），但都是載在史冊的文苑人物。俗說物以類聚，其道文章由此可見。往日台灣新民報欲聘其為編輯（見楊筆嘉回憶錄四五六頁），他考慮再三決辭謝、魏清德感嘆說：香林素貧、故勸其忍就，不屈之心，卒不可得，此丈夫氣慨也。」更難得愛侶齊鸞女士亦能甘貧，與夫性趣契合，好雲、好月、好水，常暗坐無燈，比肩翹首河漢，直到夜殘。或於月明星稀之夕，焚香煮茗，琴瑟相和，其幽趣如此。陳心菴贈以聯曰：「流水繞莊，七八月間無暑氣；玉爐餘篆，二三更裏有琴聲」。這種閩情只有在浮生六記中沈復與芸娘可以比美，今日市井恐成絕響了。他逝世後，駱夫人輓詩曰：「滿園花木苦栽培，留得芬芳骨化灰。寂寞門庭人去後；誰將車馬訪琴台。」我本著讀其書想見其人的心理，在讀者於觀其作品之前，樂意介紹一二，使能稍明其片羽，有助於進一步的認識。

駱香林這六扇屏風畫作，據自叙是民國卅五年光復節前二日開始動筆，費了十三天工夫才完成。那年他五十一歲，正春秋鼎盛，創造力最蓬勃之期，較以前所作，確已成熟老練，能揮灑自如了。關於這畫的形式，恕我不喜作地標指示法來敘述，說上面怎樣？下面怎樣？左邊如何？右邊如何？中間又什麼的那套。有圖片自証，了然在目，何須嚕嗦。畫的內容，則是他隱居花蓮所熟悉的風光，透過自我的旨趣而經營出來的，這一巨構，只有後來張大千所繪太魯閣六大通屏可以匹敵。包括張穀年苦心孤詣往經多次寫生，集各種皴法於一山的巨製，以迄於今所見諸作，皆難望其項背。此無他：都因輸在欠大塊噫氣，吞吐八荒，返虛入渾，爾我皆忘的原創魄力，徒事筆墨技術層面工夫。境界之道，何其難也。王國

維詮釋：「境非獨謂景物也，喜怒哀樂亦人心之一境界，故能寫真景物真情感者，謂之境，否則謂之無境界。」駱香林是極少數能享受境界的稀有人物，他說：「…巖穴之士，泮矣休遊，泊然不以利名動其心者。…得超然物外自適者也，故樂而不知其樂，苦而不知其苦，油油然，與萬物相終始。」這彷彿是方外老僧畢生修行所得的箴言。吾人若廉得其情，單單止欣賞這畫作仍嫌不足，還必須細味其畫上所題的長詩，才能洞澈其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亮潔高風，其詩曰（漉漫不清處則空之）：

子厚當年刺柳州	賤買愚溪不吝嗇	夢中諸幻成真境
寫向丹青見胸臆	群峰連雲高際天	故留餘白作飛泉
南風不競江流靜	時有鳥聲韻野弦	居民選勝縛矮屋
三三兩兩隔林木	已從朝市謝浮氣	那見狄貉憂不足
至此回頭應未晚	數椽小築水立湄	湖山曉月閑清曙
人生快意會有時	春婆覺夢鬢如絲	良友開心時已度
落葉瀟瀟屐有聲	叢篁密密疑無路	東風吹暖水拍堤
溪人網罟無東西	趁得故人春酒熟	日暮歸來醉似泥
考槃自是隱淪事	要非其人安得至	憑將□□□鶴雛
神定氣清無夢寐	我昔逃荒深谷間	一溪南渡秀姑巒
曲澗迂迴三十里	東南至北俱青山	早起月高日出遲
居閒未忘畫書詩	老妻相勞一杯酒	風雲入筆驅文辭
長□樂□安可常	城南二畝足療饑	平生泉石因緣在
杖藜獨出窮煙霏	君不見淵明寓意寫桃源	不論真偽
世爭傳	更逢好事□□實	至今圖畫滿人間

大凡畫、詩、書三者能融匯自成一格者，方云名家。如齊白石其畫、其詩、其書憨拙帶泥土氣；溥心畬其畫、其詩其書典雅富高貴氣；張大千其畫、其詩、

其書靈秀有書卷氣，各自戛戛獨造，各樹一代標幟。駱香林亦不例外，雖然畫法子久，詩學大蘇，書追鍾張，但也久經鍛鍊合成了一種隱逸的山林氣。這決不是區區一己的私見，溥大師稱：「香林處士，隱居花蓮，每懷高躅，瞻然弗及。」成惕軒稱「逸躅難攀」，王彥稱「東海逸老」，陳定山稱「林下何人得比尊」，杭世駿稱「人如陶令，詩似寒山」，易大德稱：「以幽人而處此勝境，無惑乎詩思之深雋綿邈也。」這些都是出自肺腑之言，非泛泛之浮詞也。明唐志契說得好：「山水之妙，蒼古奇峭圓渾韻動，則易知也，唯逸之一字，最難分解、蓋有清逸，有雅逸，有俊逸，有隱逸，有沈逸，逸縱不同，從未有逸而濁逸而俗逸而模稜卑鄙者。」由此可探知其詩心畫境，由技而進於道了，真是令人緬懷而難以企及的前賢。

嚴格說來；駱氏這幅畫並非別開生面的創作，是中規中矩傳統式的。當時台人的畫風多傾向揚州八怪，特別是受鄭燮和黃慎的影響最大，而駱氏毫不動心，可謂異數。須知在以古為高的年代，能繪到如此高格的地步誠屬不多。在國內遑論吳昌碩，即以傅抱石而言，當年都曾遭到奚落和非難。近年來台灣的五月畫會，亦所不免。今日他們享有令譽和獲得認可，是時代思潮進步使然。明乎此，吾人就不可任意菲薄古人了，相信以駱香林睿智的才調，若創新也易如反掌。我曾看過溥大師不准公開的抽象畫，也真高人一等。創新必有深厚的基礎才蛻變得出來的。駱氏這幅畫，我姑且名之「迴瀾隱逸圖」，它是胎息董北苑到黃大痴的骨法這一脈絡。整體看來，疊嶂嶙嶙，亂石轟轟，從海濱山麓，隨勢向上以至雲顛，十足地把握了東部的景觀。而野村板橋，茂林修竹，曲徑通幽，有林下高士，遊憩其間。布局嚴謹，線修遒勁，看來是一氣呵成的，毫無敗筆和修飾之痕。所謂積好在心，久則化之，一旦興來手到，漫然運之於管而不可收，託於畫以寄其放。絕對是台灣畫史上最偉大的一幅，有資格為台灣山水畫添加嶄新的一頁，又能補強畫史上的不足。



作者：駱香林  
作品：山水  
尺寸：縱一三二公尺 橫四四公分

論傳統畫如同聽（北京不說看說聽）京劇，同一戲碼，由四大名旦梅蘭芳、程硯秋、荀慧生、尚小雲分別來飾唱，定然各個表現不同，各具特色，各領風騷。曾記八大山人仿董北苑山水大幅題曰：「畫家傳移模寫，自謝赫始，此法遂為臨摹捷徑。蓋臨摹最易，神氣最難。師其意而不師其亦，乃真臨摹也。如巨然學北苑、元章學北苑、大痴學北苑、倪迂學北苑，一北苑耳，各各學之而各各不相似。」我對於駱香林繪畫藝術的品評，亦作如是觀、況且駱氏一生以山水畫為主，雖對外發表並不多，然所見幾無翎毛花卉之作。我曾試以駱氏民十九年之作，與張大千民十九年之作對照較量，兩人同樣仿石濤筆意，駱氏頭然要高出一籌，倘駱氏身處於大家雲集的滬上，觀摩既多，其成就之大恐怕是無法想像也、又見其家藏「太魯閣略圖」，用鳥瞰式寫意，莽莽蒼蒼，氣象萬千，堪為傳世之作。另一幅「雲山古剎」，則是仿大米筆法，其溫潤華滋，只有吳子深可相抗衡，吳駱二老俱往矣！米家筆法於茲絕矣！

人所共知；中國畫是以山水畫為主流，始於唐，成於宋，全於元。人們之所以看重和愛好山水畫，自有心現學上的根據，若戲劇中的「三國演義」和「包公案」然。郭熙山水訓中說得好：「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，其旨安在？丘園養素，所常處也；泉石嘯傲，所常樂也；漁樵隱逸，所常適也；猿鶴飛鳴，所常視也。塵囂韁鎖，此人情所常厭也。煙霞仙聖，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可得見也。…然林泉之志，煙霞之侶，夢寐在焉。耳目繼絕，今得妙手鬱鬱出之，不下堂筵，坐窮泉壑。猿聲鳥啼，依然在耳。山光水色，盪然奪目。此豈不快人意，實獲我心哉！此所以貴乎畫山水之本意也。」然人物花鳥蟲魚，未始不可稱絕，究不如山水義理奧蘊，意氣之無窮。能明義理，能抒意氣，豈凡夫俗子力所能為？故溥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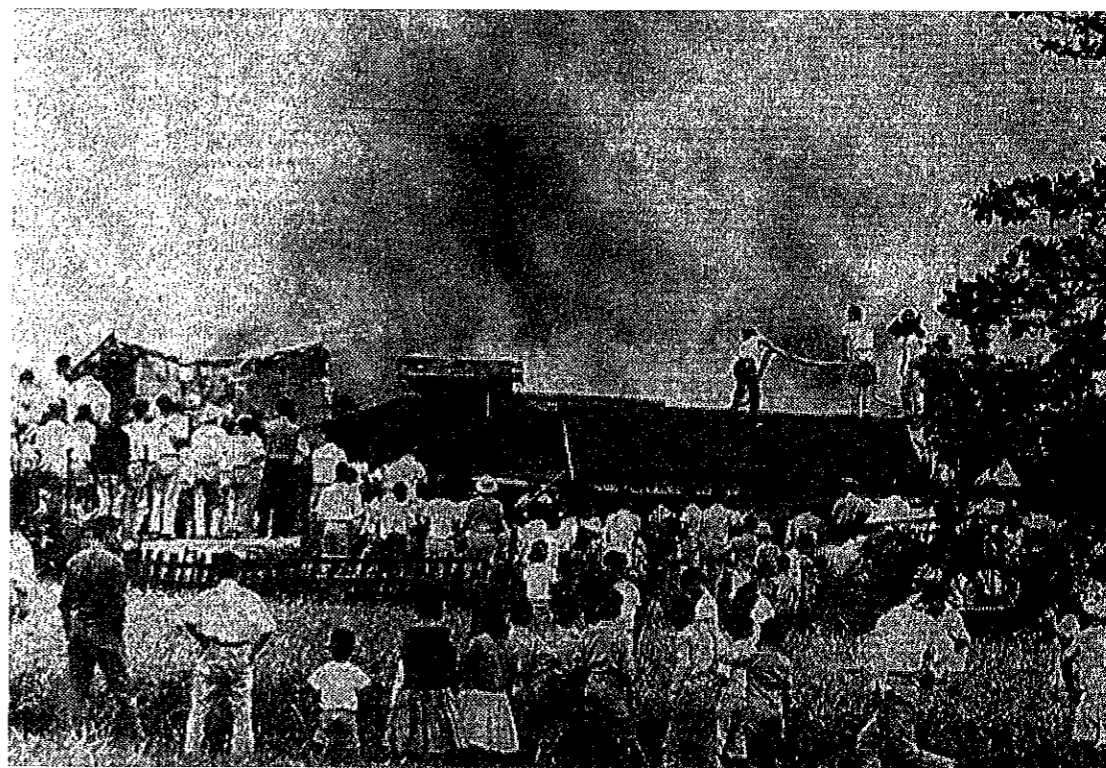
師生前，教人習畫之前，必飭其先把詩讀好再說。清邵梅臣在畫耕偶錄中也說：「山水一道，義理深遠。而最不可少者；書卷氣味。匠習非無好手，獨於山水斂手者，苦無書卷也，無書卷則無氣味矣。」以駱香林老師宿儒之望，才調出眾，故其筆下的山山水水，自然矯矯不群而睥睨一世，深得陶淵明、柳柳州的沖淡之趣。正因為他的博學多識，故具有犀利的法眼，鑑賞力忒高。他曾暢遊大陸，謁名流，訪展藏，使見識更加廣高，在有限的財力下，也收購了戴進、宋旭（字斗門，嘉慶時名家）等人的作品，紳商朋輩常請他鑑定。大稻程名收藏家，本身又是詩書畫三絕的王雲滄，曾自負的說：「吾台精審書畫，唯駱與某。」茲舉其評語一二，以概其餘：

—麓台（王原祁）平生專用拙筆生筆，然能固拙為巧，因生為熟，而又不巧不熟。所謂筆端金剛杵者，視似藏稜。行使筆墨，若無意，若有意。

—然畫譜中所載山人（八大）畫不類，多荒率。惟此稍整密。欸書學鍾繇而微嫩，雖渾厚不及，而秀媚多姿。夫文藝兆人心，故平世喜整密，亂世尚粗獷。

—錢慧安，善人物，尤善仕女。細密處故不如十洲，亦駸駸乎大家之流亞矣！尤可附述者；駱香林且是著名業餘攝影家，曾為歷史留下許多難得的鏡頭，

並有攝影集問題，香港吳天任教授有謝詩曰：「駱翁淡蕩人，耄老神揚揚，云何少陵胤，見之今荔莊，出其影像術，攝製精毫芒。…」其多才多藝，又見一端。如是我聞的駱香林，僅止於此。疏漏之處想必甚多，尚請有心者指正，以匡不逮之幸。



看火燒厝  
攝影時間／1974  
攝影地點／花蓮  
攝影者／駱香林